

<<桐子树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桐子树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33697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33699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于东田

页数：27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桐子树下>>

内容概要

美丽少女吴碧丽，出生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，“文革”骤然来到，让她承受起命运的捉弄与摆布：“落选妃子”的名声伴随她插队落户，来到川北嘉陵江边的山沟沟。山上的歪脖子桐子树、树下的七里香，陪伴着一群少女度过了插队落户的艰难岁月，并默默地聆听着她们后来的成功与失败……作者希望从历史的尘埃中寻找那些曾经热烈、悲伤、无奈和充满抗争与梦想的故事，并试图用一个女人的一生，折射中国的一个时代，反思“文革”历史和知青命运。稳健的笔调，沉着的叙述，新颖的结构方式，耐人寻味。

<<桐子树下>>

作者简介

于东田，上海戏剧学院教师，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著有长篇小说《大路千条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05年8月）、中短篇小说集《狗不是狼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06年5月）。

<<桐子树下>>

章节摘录

引子 秦岭山脉不但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，它的峻峭崎岖险要，也阻挡了中原与巴蜀之间的往来。

中原的当权者生活在一年四季分别明显的北方，把四季常青的巴蜀误解为瘴疠之地，这里就成了流放官员的场所。

科举制度选取出来的官员个个能歌善赋，被贬的文人墨客翻越猿猴都难于攀登的山路，步履艰难地进入巴蜀，他们一路上对自己的命运感慨万分唏嘘不已，借着那巍峨的山峦抒发胸怀。

痛苦当歌——那些不得志者留下了无数诗词歌赋。

狂歌陶醉——贬迁的痛苦抛诸脑后，远方来客也不乏风流，想来还是忘不了那点本能，一路上播撒歌种留下几多后人无从考究，但这方人士凡事都能用山歌俚曲表达心怀，估计是秉承了先人的天赋。

这当不是空穴来风，发生在川北崇山峻岭之间的这个故事，始终都有歌声伴随…… 上坡累嘛下坡险， 脚下的路它不平坦。

歇脚看着那棵桐子树， 爱嘛恨嘛—— 帮腔：个先人板板 悬崖边走路别打颤， 失足遗恨就是万年。

别怨天来你别怨地呀， 爱嘛恨嘛—— 帮腔：个先人板板 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听着远方传来的山歌声，吴碧丽的头脑一下就清晰了起来，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，一股莫名的欣喜涌上心头。

她已经三天不吃不喝，一双脚就像踩着棉花，从江边七女坟到这个山顶，走了这么远的山路，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是什么力量促使她走了这么远的山路，还爬上了这么陡峭的山顶？

她不得不相信有股神力在招引着自己——对——是眼前这棵老桐子树——是这棵她无法忘记的歪脖子树——是它的魔力引导她走上山来。

哦，还有这漫山遍野的七里香——是这沁人心脾的花香给了她力量。

镇定了一会儿，吴碧丽老眼昏花地看着四周山峦：薄雾似轻纱般地飘浮在山谷，黛青的群山，显得云雾更加洁白；她看不清花红草绿，眼前是一幅巨大的水墨画——这个她曾经憎恶的地方——当年她可没发觉这里有这么美；再看山下的川陕公路，也变得像一条凝固在山间的丝带，从远处飘过来又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；而那新修的高速公路，可不像老路那么缠绵，路面上的汽车像些机械玩具硬邦邦地直来直往，失却了一份诗意；散落在山间各处的农舍小楼都变小了，像孩子们玩的积木花样百出；远处传来城里听不到的山歌声，曲调质朴没有任何修饰，与这奇妙的景色组成一幅天然影画。

眼前这些景物让吴碧丽激动不已，她对自己选择的最后归宿满意万分，她朝着坡上的七里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你的香味还是这么纯正。”

又对着老桐子树鞠了一躬：“谢谢树爷爷的引导，待会儿还要劳累您。”

说了句话吴碧丽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，她抹了一把被风吹散的头发，才发现自己竟没有出汗——这也是她盼望的——免得死后一身汗臭，加上肚子里没有食物，死后也不会拉撒一裤裆，免得让收尸的人厌恶。

三月的春风寒意尚浓，满坡的七里香花开得像刚下了一场大雪，更增添了一份寒意。

吴碧丽打了个寒战，她顺手取下腰间的乔其纱围巾围在脖子上，顿时挡住了从脖颈子灌进衣内的冷风，一丝暖意涌上心头，那柔软的纱巾就像当年那个少年用双臂搂抱着自己。

吴碧丽闭上眼睛轻轻地呼唤着：“是你吗？”

她不好意思呼唤出那个名字，她知道这辈子她伤害最重的人就是他——那个叫郝卫东的农民。

吴碧丽定了定神，才想起身边除了这棵苍老的桐子树和匍匐在地面上的七里香，再也没有什么了，她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突然顺着嘉陵江谷吹过一阵风，那风沿着山坡从她裤腿里往上冲，使她更加感觉脖子上围巾的温暖，就像那个男孩激情地在她脖子上亲吻，让她喘不上气来…… 吴碧丽摇晃着脑袋，分不清是在现实还是在梦中，她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纱巾——原先的洁白已经不再，二十几年的岁月让它变成了淡黄色：“世间万物都在变哪！”

<<桐子树下>>

”吴碧丽一声叹息。

山下郝卫东家那白色的小楼被夕阳撒上一层金黄，好像阳光都偏爱这幸福美满的一家，因云彩遮挡别处都没有阳光的照耀，一缕光线唯独光顾那座小楼，这也让吴碧丽感到方分不解——这世道真是变了，那苦命的小子郝卫东不再受穷了，见到她这个薄情的人，他没有露出一丝恨意，这让吴碧丽感觉很不自在……现在那院子里还宾客满座，那是儿子郝山在举办婚宴。

从山上看着自己刚才呆过又马上离开的院落，吴碧丽蠕动着嘴唇想说：“郝山，我不配你叫妈妈，别这样喊我，我于这个称呼有愧。

”可这话只存在她心里，她不好意思说出口，哪怕在这没有人烟的山顶上，她也不愿把这忏悔的话说出口。

“不能让这声音留在世界上——要拿出当年那种革命的干劲，甩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情调！”

”吴碧丽脸上扭曲地显出一分自豪，她不自觉地喊道，“死——也要死出个气概”。

她以为自己的声音很大，其实她根本没有喊出声来，只是喉部动弹了几下，口腔干得没有一丝唾液，喉咙就像在冒着火焰。

“为什么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？”

是时代所为还是命该如此？

”吴碧丽忍不住自问，但她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。

吴碧丽心乱如麻，过去的事都被搅成了糨糊，她本来想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离开人世，可头脑就是不听她使唤，那些往事还是一幕幕交错混乱地泛上脑海，但这些事发生的具体年月她记不清了——她伸出双手掐算着儿子的年龄，掐算着自己是多少年前来的，又是哪一年走的……“忘了，糊涂了。

”——现在的吴碧丽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岁数。

当年那个美人已从吴碧丽身上飞走。

又回到当年下乡故地的她，是个一败涂地的老太婆。

按吴碧丽的心气来说，她应该正是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的年龄，可命运总是和吴碧丽作对：“命啊，命啊，这就是命。

我吴碧丽输了。

我吴碧丽败了。

”吴碧丽只能给自己下这样一个结论。

远处的山歌声扰乱了吴碧丽的思绪，她本来想对着远方吼一声：“吃饱了撑的！”

”来表达自己对唱歌人的不满，可突然又想起了“饱吹饿唱”这个说法，都傍晚了，唱山歌的人是不是也饿了？

自己三天空着肚子，该也能唱上几句。

吴碧丽仔细地辨听着山歌的内容，想和他对上一句，可对方唱的内容她应和不上来，那高亢的声调分不清是男是女，像是哭丧婆在无悲而嚎，这让吴碧丽有了一分宽慰：“哦，还有人来哭丧！”

看来今天死也是天意！

我吴碧丽认了。

我吴碧丽服了。

”想到这儿吴碧丽倒坦然了。

吴碧丽在这里当过知青；吴碧丽在这里结过婚；吴碧丽在这里生过儿子；吴碧丽在这里听过很多关于歪脖子桐子树的传说；吴碧丽狠心弃夫抛子离开了这里，今天又回到这里来找老桐子树结束自己的生命；——这些她都没有忘记。

那个曾经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美丽少女，经不起岁月的折磨，老了，老了——这些吴碧丽记忆犹新。

吴碧丽打量着这棵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的桐子树，这是当年她当知青插队落户时认识的一棵树，当地人对它顶礼膜拜，给下乡知青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。

她伸出颤抖的双手抚摸着苍老的树身，回忆着桐子树下发生的那些往事——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混杂在一起，让她心乱如麻：“糊涂呀，糊涂！”

”吴碧丽刚想说自己糊涂，又想起自己并没有理解糊涂的意义。

<<桐子树下>>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满大街到处都有郑板桥书写的“难得糊涂”的字幅卖，人人在追求糊涂——这是真的吗？

想着自己的经历，吴碧丽也在反省，她也在琢磨“难得糊涂”为什么受到推崇。

可自己糊涂过吗？

自己能糊涂吗？

自己会糊涂吗？

“糊涂好哇糊涂好，可惜这辈子没能理解这两个字的深层含义。

”吴碧丽抽回另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，“唉，跟这树皮一样粗糙。

”她心里笑了，她笑这满目不老的青山，她笑山下无情的流水，她笑人原来不如草木…… 凄厉的山歌声又从远处传来—— 上坡累哟下坡险。

背二哥哟咬箴片。

低头看路不见天， 脚下的路不平坦。

歇脚盯着那棵歪脖子树， 双腿打颤颤。

一 桐子树哇不孤单 七里香啊来做伴 风吹雨打不散 春夏秋冬咿——呀一年又一年。

山顶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桐子树，可能因为四周没有其他树木，所以它就无拘无束随心所欲长得怪模怪样：在离地面不到两米处，树干突然拐了个弯，弯拐得那么突兀，又长出一个跟树身极不相称的巨瘤；接着树身又平缓地向上长出个类似脑袋的树冠，在树冠下面两条像胳膊似的树枝伸向两侧，远远看去像一个孕妇张开双臂挺着个肚子在仰天呼号。

无论从哪个方向看，这桐子树长得都像个人：你可以感觉它弯背垂手是个老人，若在冬天它瘦骨伶仃，在嘉陵江引来的寒风中孤独地没有依靠，就像一个无助的老太婆在乞讨；春天它满树桐子花开妖冶得像个跳大神的巫婆。

每当桐子树开花时这里尚脱不了棉衣，山谷中寒风凛冽，让这地方乍暖还寒，当地人把这天气叫做冻桐子花，所以就有“穷汉开春别犯哈（傻），三月还冻桐子花”的谚语，是说人们不要把防寒的衣物收藏起来，以度过那冷热变化莫测的阳春三月；夏天它满树葱绿，那墨绿色的桐子就像些小妖精，随时都准备在野外闹出点是非；秋天树叶落光，满树干枯的桐子随着风响，它又像一个山野汉子在陶醉地击鼓，伴随着寒风数落着自己的寂寞。

桐子树的树枝上挂着一缕缕红布，布条被风吹得飘飘摇摇，它是那么放肆，就像一个风韵不再的老婊子，打扮得不合时宜，搔弄着姿首期盼着嫖客光顾。

别处的桐子树都树冠不大枝杆周正，唯独这棵桐子树斜起个身子长成棵歪脖子树，长满了疙瘩的树身和苍老的树皮，一看它的模样，就知道有年头了。

要不是每年树上结着桐子，没人会说它是棵桐子树。

桐子树长的地方敞亮，歪着的树身离地不高，巧在树下又有一块石头冒出地面，这块石头与桐子树歪斜的主干成一个角度，寻短见者站在石头上打好绳结套在脖子上往前一荡就离开了地面，想再回到石头上是万般不能，人就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。

歪脖子桐子树则安然无恙，树叶发出塞塞塞塞的声音慰藉着怀里的猎物，死者就慢慢安静下来垂吊在树干上。

桐子树的周围匍匐着一片木香藤，这种城里人种来搭篷乘凉或者架起来当围墙的蔓生藤萝，在这里随处繁衍，每到开春，它绽放着黄色、白色的花朵飘洒醉人的香气，人们说七里之外都能闻到它的香味，就把它叫做七里香。

每当七里香开花季节，桐子树也开始开出它那白瓣黄蕊的花朵，七里香浓郁的芬芳刚好抵消桐子花那闷人的气味，漫山遍野的七里香，好像是专门给桐子树熏沐，熏掉这棵歪脖子桐子树一年的晦气。

桐子树长在最显眼的山顶上，它身上若有变化，多远都会被发现。

所以周围的山民每早醒来出门第一眼都要看看这棵歪脖子桐子树，看看有没有人悬挂在上面。

出门第一件事就看歪脖子桐子树这已成了习惯，就是看到树上吊着死人，人们也没有丝毫恐惧。一旦发现有人挂在树上，山谷中马上就响起“遭起咯”的呼喊声，人们就知道又有人吊死在歪脖子桐子树上了。

<<桐子树下>>

这时人们都要赶紧起床，或丢下手上的活计，蜂拥，到歪脖子桐子树下，观察死者还有没有得救，再不紧不慢地解下吊死鬼，猜测着死者的身份，回忆上一个人上吊的时间，预测着下一个吊死鬼什么时候来，念叨着：“别着慌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有人来替代你！”

——来安慰死者的灵魂——这成了一个传统，没人知道这个程序是从何时开始的。

成立人民公社后，每逢有人来上吊，桐子树下就成了山民的汇聚场所，这可比组织开会迅速得多，生产队长经常把召集开会的困难和到桐子树下看死人的踊跃作比较：“喊你们开会出工嚟，比牵猪儿还恼火，去歪脖子树下看死人嚟，一个个跑地嘞——比风还快，啥子思想嘛！”

不突出政治，既不抓革命，又不促生产！

就生产队干部的抱怨也有人反驳：“过粮食关时，没人上山解下吊死鬼，你们还央求大伙去哪，这就忘了是嗷？”

“那时你还有劲上山是嗷？”

“再说那几年上吊的人也少嚟！”

生产队干部和社员说的都是实情，三年困难时期到桐子树去上吊的人着实是少，因为人们饿得根本没有力气爬上山去寻死，只有死在家里。

不过社员还是把队干部的话当耳旁风，一旦有人上吊，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涌到桐子树下，这可以不干活来休息半天，在桐子树下不用突出政治，不用关心国家大事，他们除了议论死者的身份和自杀的根由外，彼此再说上些家长里短，甚至一些青年男女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桐子树下眉目传情。

哭泣的只是吊死者的亲属。

若死者没人认识——这当是远方来寻短见的人，围观者则猜测死者的身份，他们从死者的穿着和长相，来判断他（她）寻死的原因，跟着就编撰一个凄美的故事，也算对死者的一种悼念。

山民们认为能在这棵老桐子树上归天是最幸福的选择，是他（她）前辈子的造化，所以嘻嘻哈哈地解下死人：有人认的就把尸首搬回家，按照当地风俗把死者埋葬；没人领的就把死者送到半山腰那个洞口，说句：“你享福吧，下辈子可别再来这里了！”

——算是给死者道别。

桐子树下半山腰这个山洞，当地人叫它“骚棒宫”，解放前人们把那些乱搞男女关系和扰乱治安者，活活地就甩进洞里，这种惩罚方式没人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那些因为做了什么丑事感到没有脸面见人的，也会自己跳进去潇洒一番，不过解放后没有人再敢以这种方式教训人，谁愿进去那是他（她）自己的事。

“骚棒宫”被当地人说得神乎其神，有人说洞里就是人们常说的阎罗殿，也有人说里面是个极乐世界，但从未听说活人谁进过那个被称为“骚棒宫”的地府，考虑到自己的名声，也没人敢下去探个虚实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那些没人认领的上吊者就被山民抬到洞口，过一段时间——应该说下一次再送吊死鬼来时，洞口绝对是干干净净，死者的尸体不见了，那平滑的石板上没有任何痕迹。

到底是什么“力量”能把放在洞口的尸首悄悄地拖进那万丈深渊，一直就是个谜：因为四周从来没有发现有吊死鬼的遗骸，可见不是野兽所为；更不会有人爬上山来把死人推进洞里去，除了没人认领的尸首，人们把它抬到洞口，平常绝没有人敢来光顾这阴森可怕的无底洞。

而怪就怪在若是上吊者有人来认领，在二十一天之内，那尸首是绝对完好地躺在洞口。

这就更证明了死者的消失不是进了野兽腹中，而确实是进了骚棒宫。

本地人可没听说谁把死去的亲人丢在洞口，他们认为那是风流野鬼欢聚的地方，再说这“骚棒宫”的名称也太不雅，让亲人滑进洞里有损家族的名誉。

还有一个更吸引人的传说就是桐子树下就是个宫殿，只要在这里寻死就能直接进去过天堂般的神仙日子，说这样就不用进丰都阎罗殿上受那份罪。

更有人说每到半夜趴在桐子树根下俯耳静听，就能听到地下传出唱川剧和吼山歌的声音。

这个说法更让人深信：到桐子树上吊死的人可到宫殿里享福，过着歌舞升平优哉乐哉的生活。

丰富幽默的想象力是当地人的天赋，他们在这深山沟里和这棵老桐子树相依为命，红白喜事成了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。

在没有婚嫁的日子里，把看死人也当成了娱乐，对着老桐子树上的死人抛洒出怜悯之情，再对死者进

<<桐子树下>>

行无边的想象，猜测着寻死的原因，想象着死后的幸福。
他们更为超度了无数人离开这个世界感激这棵歪脖子桐子树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